

大医精诚,医者仁心

□禾刀

作家春桃的这本《国医》写的是自己的公公陈万举。陈万举是清末名医巢渭芳再传弟子,针灸大师承淡安门生。书中涉及的病例小说也有数十个。这些病例不仅具体到姓甚名谁,还有地点、时间,以及发病症状,乃至用药治疗方法和治疗过程一应俱全,许多病例资料之详实似可照方抓药了。

为学中医,陈万举先后师从朱复初、宋立人两位名医。春桃在书中反复提到,从事中医不仅仅需要掌握渊博的中医知识,许多时候还要有相当的悟性。正是悟性深浅有别,所以陈万举从两位师傅身上发现不一样的地方:“朱复初是经方派,开出的是些‘死方子’,而宋立人则是时方派的高手,方子很活,即便是简单的感冒,天热有天热的方子,天凉有天凉的方子,不同情况的病人在用药和剂量上也都会有所不同。”

陈万举步入中医行列,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即深受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影响。1938年,陈万举开始坐堂行医。行医76载,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阐释了“良医”二字的厚重内涵。中医传统的师傅带徒制,并没有阻碍陈万举的“博采众长”。他将针灸与中药治疗融为一体,并经过数十年的行医经历,通过回顾大量病例总结出宝贵的诊断方案。除了一般的头痛发热、腹泻胀气等,还有霍乱、破伤风、非典、癌症、糖尿病、不孕、抑郁症、哑巴等疑难杂症,陈万举都有建树。



《国医》
春桃 著
中信出版集团

陈万举的“良医”理念还充分表现在他的医者仁心。按理说,陈万举医术高明,救治病人多,凭他那妙手回春的声音,生活条件优越乃理所当然。事实却并非如此,他甚至因为担心换地方后病人找不到他,因此拒绝了子女搬往新房的请求。解放前,淮河流域发生霍乱疫情,陈万举同师傅宋立人一起,深入淮河霍乱疫区,成功挽救了许多病人性命。陈万举有时不仅免费行医,甚至把病人安顿到家里倒贴生活费给人看病。后来遇到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他发现病人没有按期复诊,于是不顾耄耋之年行动不便,一路找过去,贴钱给人治疗。用春桃的话说,陈万举看病“包吃包住留在家里观察,看病成痴。他三天不为人看病,自己

就得有病”。

百年前,中医曾遭遇史无前例的质疑。在西医如潮水般涌进国门的时,正是陈万举这样无数扎根基层的中医,默默耕耘,通过大量成功案例捍卫了中医的地位。陈万举收获的那些赞誉,是他通过大半个世纪成功医治数十万病人后,一点点口碑积攒起来的。

相较于一些人对中医一概而论地排斥,尽管在中医上屡有斩获,但陈万举对西医表现得极为包容。为确保病情的准确诊断,他也经常推荐一些病人先做西医诊断。对一些病例他也坚持西医治疗,总的原则是怎样治疗效果就好怎样治疗,而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

对于中医存在的一些问题,陈万举并不回避。比如近年来部分中药疗效确实有衰减迹象,陈万举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过去的那些“中药都是野生的,现在这种不顾中草药的产地特点,又是违反季节地让药材疯长,没有经过相应的时间与气候,也就吸收不到日月的精华,只会给中草药的药性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再就是一些药商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对药材反复利用,若不是经验丰富的专家,则极难甄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春桃浓墨重彩写了陈万举的一生,事实上,陈万举只是无数植根于民间默默耕耘的中医代表之一。某种意义上,这部书既是为陈万举的中医人生立传,又是一部对世俗视角观察中医深耕民间倔强发展的力作。

来自“她们”的呐喊

□王淼

几年前,法国女性主义作家波利娜·阿尔芒热推出了她的新书《我,厌男》——一本首印只有四百五十册的薄薄小册子,在女性主义传统源远流长的法国,内容也实在谈不上多么新鲜。这本小书甫一上市,就迅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翻译成十八种语言,变身为一本现象级的国际畅销书。那么,是什么力量让这本小册子不胫而走,进而成为一本超级畅销书,并引发相关新闻在全世界发酵,甚至直接推动了法国第四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到来呢?

这是一本志在为全体女性代言的小书。作者明言,日常被男性自我膨胀淹没的女人们,常常会忘记自我的重要性,她们只为取悦身边的男人,或者只是依靠一群出现在她们生命中的男人的意见活着,而当她们无法按照内心欲望和思维理智的指引行事时,她们根本不是真正的自己。作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的女性读者:面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体制中天然获益的男人们,厌男就是一种回应,其实质并非针对绝对的男性性别,而是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

对于“厌男”,波利娜本人是这样定义的:所谓“厌男”,指的是一种针对整个男性群体的负面情绪。这种负面情绪的形式十分宽泛,从单纯的不信任和不耐烦,到各种敌意,基本上都可以囊括其中。而女性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负面情绪,实际上是对行使男性权力的人士的一种厌恶,是厌恶男性的自大和暴力,虚伪与懒惰。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常见的事实是,男人只要付出少许努力,便可以收获众多夸大其词的赞誉,与之相反,女人即便付出更大的努力,她们依然无法获得男人收获的赞誉,有时甚至会一败涂地。非止如此,女人不得不优雅地接受男人所有的缺点;“男人至死是少年”,而女孩则必须变成女人,去包容那个莽撞无知的少年……

审视男性,反观自身,波利娜认为,女性长期遭受的性别歧视是在历史和文化的推波助澜之下形成的,是一种如今司空见惯的系统性压迫。对于波利娜来说,这种系统性压迫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女性自身对这种系统性压迫的淡漠和习以为常:从小被教育要顺从听话,长大后要成为温柔体贴的女人;男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发展其他的可能性;女人的价值就是与男人一起生活,这是对女人最有利的人生选择……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女性天生脆弱造成的,而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公使然,社会对男人的要求过低,对女人的要求过高,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使女性成为其中的受害者。

那么,处身在社会不公的环境中,女性应该如何自我拯救呢?波利娜提供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拥有像普通男人一样的自信——说白了,就是对自己更好一些:允许自己像个正常人一样,拥有瑕疵和缺点,允许自己丑陋、脏乱、粗鲁、刻薄、易怒、邋遢、疲惫、自私……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缺陷。保留做人的基本权利,不必为自己无法成为“圣母”或者“神奇女侠”而自责;看穿男人的平庸和无能,不要理会他们的虚张声势——一句话,就是学会反击,拒绝逆来顺受,摆脱温柔平和、近乎被动的女性角色束缚,大胆地对男人说“不”。对于女性而言,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一个走向与男性平等的起点。

对于“厌男”,波利娜最终做出如是解释,从根本上讲,厌男并不是真的讨厌男人,因为他们毕竟是女人的伴侣、兄弟、父亲、同事和朋友。波利娜关注的是事实本身,她只是厌恶男性的特权,厌恶塑造男性特权的文化和文化系统。她其实是将厌男视作一个出口,一种存在于封闭路径之外的方式,并将其提供给所有的女性,让她们凭借这种方式去超越男性的凝视与支配,继而在与男性彼此尊重的平等关系中,完成自我绽放。

一个小作坊木匠的思考

□肯·希尔特纳

我从没想到能写《未来地球》这本书。从20岁到40岁,我一直都是个做家具的木匠,并以此谋生。这个营生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我的人生之路似乎就那样定了。如果你说我40岁以后会去哈佛大学读博士,而且读博士的目标是重新评估人类和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之间的关系,我一定怀疑你的神志是否正常。

我的木工小作坊位于一个破败的家族农场,那片土地是我母亲娘家的,曾养活了三代人。跟当时的几十家农场一样,我家也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农业工业化日益成为主流的时代,像我们这样规模的小农场再也生存不下去了。除了我家房子和作坊所在的那一小块地方,其他土地都在20世纪80年代卖给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商,被推平后建了一个老年人社区。

几十年来,家族农场的丧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所以我从很多方面努力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未来地球》这本书就是我努力思考的结果。

为了回归自然,梭罗曾到瓦尔登湖生活两年,暴得大名。瓦尔登湖以北15英里,是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瓦尔登湖》1854年出版的时候,洛厄尔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拥有蓬勃发展的纺织厂,堪与英国的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比肩。查尔斯·狄更斯曾在其小说《艰难时世》中对曼彻斯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那部小说也是在1854年出版的。

梭罗的问题是,《瓦尔登湖》没有提及洛厄尔,一次都没有提及。当然,书中有几个地方谈及工厂生活,但是很明显,梭罗没有像狄更斯和其他作家那样,对工业化和不断兴起的现代化表达自己的忧虑。这不是说梭罗对洛厄尔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或者没有受到任何影



《未来地球》
[美]肯·希尔特纳 著
姜智芹 王佳存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响。恰恰相反,《瓦尔登湖》这部著作的面世要归功于这个到处都是工厂的城市,因为梭罗对这座城市(以及他那个时代所勃兴的工业巨轮)的反应,是远离工业化而去,逃到静谧的瓦尔登湖畔,过一种从前的、想象中的简朴生活。

尽管我非常尊重梭罗,但我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逃避。恰当的做法应该是走向技术,走向城市化,走向未来,而不是远离它们。伴随影响深远的文化变革,技术和城市化是非常需要的,它们可以推动我们逐步走向地球最为绿色的未来。与之相反的是,梭罗的道路根本不能将我们领向自然,而是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如果大量的人口跟着梭罗的步伐,搬离城市,移居乡村,毫无疑问,会形成前所未有的环境灾难。为什么我会如此确定?因为,环境灾难的确发生了,这是真实的存在。它肇始于梭罗时代的美国,在同样秉承退回自然理念的同道之人的推动下愈演愈烈,从而催生了梭罗的瓦尔登湖试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成

为20世纪最大的(在我看来是最让人遗憾的)文化运动。全球上亿的人口逃离城市,追寻他们梦中更简朴的乡村生活,只是最后虽然身在郊野,但远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最初,在梭罗的时代,他们是乘火车离开城市的。一个世纪以后,逃离城市、涌向郊区的进程空前加快,因为汽车成了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这一运动很快在全球范围内酿成了一场环境灾难。

与此相对照,今天数十亿的人口正在搬回城市居住。到2050年,地球上每4个人中就会有3个人生活在城市,这可能会是21世纪最大的文化运动。

为了构建更加绿色的未来,我们需要利用技术。不过,尽管我对科学怀有很大敬意,但是基于科学的解决方案,仅靠其本身是鲜能自足的,因为那些解决方案常常不能触及问题的根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气候变化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所谓的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科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如果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气候变化是由大量的人类活动导致的,因为人类的活动(比如我们则开车、住则豪宅、行则飞机以及喜欢无休止地买买买),给气候造成了麻烦,产生了那些温室气体。自然科学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些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地球气候的,但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类会进行这些活动。这一问题要靠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解决。我们需要考察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到底有哪些,并把它当作人类活动所引发的人类问题来解决。尽管这样做可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能够带来成效。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我们那样做的原因,愿意根据我们所学到的教训采取行动,那么我们齐心协力(在应用技术的帮助但不是引领下),就能够创造一个未来,使我们更加接近自然。

(本文摘自《未来地球》导论,标题为编者所加)